

# 也评“宫体诗”和《玉台新咏》

周建渝

研究南北朝文学，必然要注意到梁陈时期的“宫体诗”。而“宫体诗”赖以保存较多的，是徐陵所编《玉台新咏》。对于二者的看法，历来是毁多于誉，这似乎不够公允。本文试为之说。

“宫体”之说，始见于如下史料：

“(上)雅好题诗，其序云：‘余七岁有诗癖，长而不倦。’然伤于轻艳，当时号曰‘宫体’。”（《梁书·简文帝纪》）

“(摘)属文好为新变，不拘旧体，……王入为皇太子，转家令，兼掌管记，寻带领直。摘文体既别，春坊尽学之，‘宫体’之号，自斯而起。”（《梁书·徐摘传》）

“梁自大同之后，雅道沦缺，渐乖典则，争驰新巧。简文、湘东启其淫放，徐陵、庾信分路扬镳。”（《北史·文苑传序》）

“摘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。父子在东宫，出入禁闼，恩礼莫与比隆。既有盛才，文并绮艳，故世号为‘徐庾体’焉。”（《周书·庾信传》）

“梁简文之在东宫，亦好篇什。清辞巧制，止乎衽席之间；雕琢蔓藻，思极闺闼之内。后生好事，递相放习，朝野纷纷，号为‘宫体’。”（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）

据上述史料可知：“宫体诗”产生于梁大同萧纲为皇太子之时。其创始人有萧纲、徐摘、庾肩吾、萧绎等人。四人中作用最大者当是徐摘，其文体轻丽，“春坊尽学之”，所谓“尽”，当包括萧纲等人。徐陵、庾信

在上述四人倡导下“分路扬镳”，即对于“宫体诗”有着各自的发展。

“宫体诗”在初期，是以萧纲为首的东宫文人（包括萧绎）为主要成员的贵族沙龙文学。由于“时主儒雅，笃好文章，故才秀之士，焕乎俱集”①，上有好者，下必甚之，于是“‘宫体’所传，且变朝野”②。

“后生好事，递相放习”③，“境内化之，寔以成俗”④。当时著名文人诗皆属“宫体”，于是，“宫体诗”成了梁陈时期诗歌文学创作的主要代表。

历来对于“宫体诗”的评价，或称其“情多哀思”，“意浅而繁”⑤；或谓之“止乎衽席”，“思极闺闼”⑥。故而《梁书》有“轻艳”之讥⑦，《南史》有“轻靡”之责⑧，《北史》有“淫放”之斥⑨，后世沿袭，多置“宫体”于不屑一顾。

“宫体诗”都是“止乎衽席”“思极闺闼”的艳体诗或色情诗吗？考察了现存“宫体诗”代表作家作品之后，我们的回答是：不尽如此。

所谓“艳体诗”，当指描写男女爱情的、辞采华艳的诗作；所谓“色情诗”，是指把妇女当作玩物，从而描写其色貌情态的诗作，两者虽难以明确划分，却有着各自不同的主要特点。据此标准，特将“宫体诗”代表作家的艳体诗列表于下：

	萧 纲	萧 绎	徐 摛	庾肩吾	徐 陵	庾 信	总 计
现存诗总数	285	124	5	101	42	256	813
艳体诗占总数的 大约比例	30%	13%	0	12%	30%	10%	16%

在这约占总数百分之十六的艳体诗中，把妇女当作玩物来描写，刻划其色貌情态的色情诗仅有十首左右，如：

“青牛丹毂七香车，可怜今夜宿倡家。倡家高楼鸟欲栖，罗帏翠帐向君低。”（萧纲《乌栖曲》）“织成屏风金屈膝，朱唇玉面灯前出。相看气息望君怜，谁能含羞不自前。”（同上）“卓女红妆期此夜，胡姬沽酒谁论价。风流荀令好儿郎，偏能傅粉复薰香。”（徐陵《乌栖曲》）

又如萧纲《夜听妓诗》（“合欢罽毼叶”）、

《执笔戏书诗》（“舞女及燕姬”）、《变童诗》（案：表现变态的色情），萧绎《咏晚栖乌诗》，徐陵《乌栖曲》（“绣帐罗帷隐灯烛”）等。这些诗作，旨在表现不健康的色情欲望，反映了宫廷王公贵族的腐朽生活，是应该批判和摈弃的。此外的艳体诗，描写上层贵族空虚无聊的生活，片面追求辞藻的华丽，也是不可取的。但是，艳体诗（包括色情诗）在八百一十三首作品中，毕竟只占百分之十六的比例，在它之外，还有更多的写景咏物的诗作：

	萧 纲	萧 绎	徐 摛	庾肩吾	徐 陵	庾 信	总 计
写景咏物诗占总数的 大约比例	33%	47%	85%	40%	30%	47%	36%

这类诗中，较具代表性的有：

“初桃丽新采，照地吐其芳。枝间留紫燕，叶里发轻香。飞花入露井，交干拂华堂。若映窗前柳，悬疑红粉妆。”（萧纲《咏初桃诗》）“三晨生远雾，五里暗城闾。从风疑细雨，映日似游尘。乍若飞烟散，时如佳气新。不妨鸣树鸟，时蔽摘花人。”（萧绎《咏雾诗》）“春江下白帝，画舸向黄牛。锦缆回沙碛，兰桡避荻洲。湿花随水泛，空巢逐树流。建平船楫下，荆门战舰浮。岸社多乔木，山城足迥楼。日落江风静，龙吟回上游。”（庾信《奉和泛江诗》）

此外还有萧纲《秋晚诗》、《晚日后堂诗》、《咏蛺蝶诗》，萧绎《巫山高》、《咏细雨诗》、庾肩吾《赠周处士诗》，徐摛《咏桔诗》、徐陵《洛阳道》二首、《春日诗》，

庾信《镜诗》等等。它们当中，内容多为模山范水，吟风月、弄花草，社会意义不大。但是，诗中每每展现出清新的意境，自然界种种事物的情态生动逼真地跃然纸上。这在艺术上，无疑是对晋宋山水诗风的继承和发展，其中不少诗已由对偶诗体向唐代律诗过渡，对于它们的积极作用，是不能忽视的。

萧纲等人还有一部分边塞军旅诗，是否都属“宫体”，历来似无明确看法。现在我们从整体角度认识“宫体”诗人，这类作品，自不应排斥在外。梁普通初至中大通三年萧纲封皇太子期间，梁朝同北朝及境外少数民族之间时有战事<sup>①</sup>。身居平西将军、宁蛮校尉、安北将军、骠骑大将军等职的萧纲，亦多次参与战事<sup>②</sup>，这反映在他作品中，

也有描写边塞和军旅生活的诗歌，如《陇西行》三首、《雁门太守行》（其二）。作为萧纲幕僚或文学侍从的其他“宫体”诗人，也前后写过同类题材之作，如庾肩吾《登城北望诗》、徐摛《朝无人行》、徐陵《关山月》二首、庾信《出自蓟北门行》等。它们虽然多拟乐府，不脱离题名原意，却表现了梁代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。在这当中，有“沙飞朝似幕，云起夜疑城”<sup>⑬</sup>、“陇暮风恒急，关寒霜自浓”<sup>⑭</sup>的边塞风光，也有“往年郅支服，今岁单于平，方欢凯乐盛，飞盖满西京”<sup>⑮</sup>的捷报频传；有“遥忆甘泉夜，暗泪断人肠”<sup>⑯</sup>、“思妇高楼上，当窗应未眠”<sup>⑰</sup>的征夫离情，也有“当思勒彝鼎，无用想罗裙”<sup>⑱</sup>、“单于如未系，终夜慕前踪”<sup>⑲</sup>的尚武精神和为国立功之志。这些作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。它对唐代边塞诗也发生过积极的影响。如果一概贬之以“轻靡”“淫放”，未免失于武断。至于反映“侯景之乱”这一梁代重大政治事变的作品，在“宫体诗”中也不难见到：

“瞻彼阪田，嗟斯氛雾。谋之不臧，袭我王度。”（萧纲《愍乱诗》）

“邮亭一回望，风尘千里昏。青袍异春草，白马即吴门。獯戎颍伊洛，杂种乱轘辕。犖道同关塞，王城似太原。休明鼎尚重，秉礼国犹存。殷牖爻虽曷，尧城吏转尊。泣血悲东走，横戈念北奔。方凭七庙略，誓雪五陵冤。人事今如此，天道共谁论。”（庾肩吾《乱后经吴邮亭诗》）

无论定性分析或是定量分析，“宫体诗”都不能以“止乎衽席”“思极闺闱”概之，它时而“意浅”，时而情深；时而“轻艳”，时而雄壮。它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梁陈二代时或稳定、时或动荡的社会现实。

在艺术形式上，“宫体诗”也有很多值

得肯定之处。它注意从乐府古诗和南北朝乐府民歌中汲取营养，特别是受吴声民歌的影响很深，如萧纲《金闺诗》、萧绎《采莲曲》以及二人各作《寒闺诗》等，均取意于吴声民歌之“子夜歌”。这促使“宫体诗”的语言流畅自然，诗风呈现出清新的特色。晋宋山水诗对自然景物纯客观的描写，在“宫体诗”中逐渐与人的真情实感相结合，而考究声律的齐代“永明体”，亦为“宫体”诗人所采用，“至是转拘声韵，弥尚丽靡，复逾于往时”<sup>⑳</sup>。这些无疑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。同时，唐代格律诗在“宫体诗”中已现端倪。杨慎在他所纂的《五言律祖》中，就大量选录了梁陈之间的“新体”，其实也是“宫体诗”，并举出：“全章吻合，惟张正见《关山月》及崔鸿《宝剑》、邢巨《游春》，又庾信《舟中夜诗》四首，真唐律也。”胡应麟更补充说：“六朝五言合律者，杨所集四首外，徐摛《咏笔》、徐陵《斗雉》、沈氏《彩毫》虽间有拗字，体亦近之。若陈后主《春砌落芳梅》、江总《百花疑吐夜》、陈昭《昭君词》、祖孙登《莲调》、沈炯《天中寺》、张正见《对酒当歌》、《衡阳秋夕》、何处士《春日别才法师》、王由礼《招稳士》十余篇，皆唐律而杨不收”<sup>㉑</sup>。此外有萧纲《梁生诗》、徐陵《关山月》等诗，也完全合乎唐律。在诗歌情调上，唐代王昌龄“宫怨诗”，也明显地受过“宫体诗”的影响。“宫体诗”既是对宋齐诗歌的继承和发展，又为唐代律诗开创了新声，它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，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和影响。至于其色情之作，也对当时社会风气和文学创作发生过消极影响，则是今天我们应当批判的。

说到“宫体诗”，人们自然会联想起徐陵所编的诗集《玉台新咏》，这是因为此集选录了较多的“宫体诗”。这里试图探讨一下它的选录标准、编撰原因及是书的历史价

值。

徐陵《玉台新咏序》谈到：

“清文满箧，非惟芍药之花；新制连篇，宁止葡萄之树。九月登高，时有缘情之作；万年公主，非无累德之辞。”“俱往世名篇，当今巧制，分诸麟阁，散在鸿都。不籍篇章，无由披览。于是然脂暝写，弄笔晨书，选录艳歌，凡为十卷。曾无参与雅颂，亦靡滥于风人，涇渭之间，若斯而已。”②

这一段话，反映了徐陵《玉台新咏》的选录标准：以“无参与雅颂”“靡滥于风人”为其思想内容之标准，以“清文”“新制”为其艺术形式之标准。

从集中绝大部分言情诗看，每每含有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③之意，均未超出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④、“温柔敦厚”⑤之儒家诗教的规范。正因如此，徐陵才称其“靡滥于风人”。纪容舒评是集：“郑卫之风，圣人不废，苟心知其意，温柔敦厚之旨，亦未尝不见于斯焉。”⑥纪晓岚《四库全书总目·集部·别集类一》也称之为：“虽皆取绮罗脂粉之词，而去古未远，犹有讲于温柔敦厚之遗，未可概以淫艳斥之。”许篈《玉台新咏序笺注》亦同二纪之说⑦。由此可见，徐陵是以“诗三百”为范例，把“温柔敦厚”的儒家诗教作为编选《玉台新咏》作品的思想标准。

在《玉台新咏》选诗之艺术标准上，“清文”“新制”是其鲜明的特色。被大量选入集中的“宫体诗”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评之“清辞”，《北史·文苑传序》称其“清绮”，无不抓住“清”之特色。所谓“新制”，据《梁书·庾肩吾传》：“齐永明中，文士王融、谢朓、沈约文章始用四声，以为新变，至是转拘声韵，弥尚丽靡，复逾于往时。”《梁书·徐摛传》：“摛幼而好学，及长，遍览经史。属文好为新变，不拘旧体。”是则所说“新制”，当包括齐梁

以来讲究“声律”之作。《北史·文苑传序》评梁大同以后的诗“争驰新巧”。《玉台新咏序》称“惟属意于新诗”，并以“新咏”命名是集。又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：“情必极貌以写物，辞必穷力而追新，此近世之所竞也”，也指出追求“新”辞，是当时诗歌创作的主要风气。徐陵处于这样的背景之下，自然以其时代的文学风尚作为《玉台新咏》的选录标准。

所以说，“无参与雅颂”“靡滥于风人”的思想标准和“清文”“新制”的艺术标准既与《玉台新咏》入选的作品相符合，又与“近世之所竞”的文学潮流相一致。

“选本所显示的，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，倒是选者的眼光”⑧，而选者的眼光又何尝不反映了选者所处时代的文学眼光！

《玉台新咏》的编撰原因，历来众说纷纭。刘肃《大唐新语》卷三：“梁简文帝为太子，好作艳诗，境内化之，寢以成俗，谓之‘宫体’。晚年改作，追之不及，乃令徐陵撰《玉台集》，以大其体”，然而此说无考。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二“玉台新咏”条引唐李康成之语：“昔陵在梁世，父子俱事东朝，特见优遇。时承平好文，雅尚宫体，故采西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，以备讽览。”康成系天宝间人，早于刘肃，亦未言及简文“令徐陵撰《玉台集》，以大其体”之事。今人隗雪艳《玉台新咏》一文提出：徐陵编此集“以供宫中妇女们‘对玩于书帷，循环于纤手’，作为排遣苦闷，消磨光阴的闺中良伴”⑨。

笔者认为，《玉台新咏》的成书，决非仅仅出于偶然的个人动机，它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。魏晋以来，我国文学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，各类创作并驾齐驱。延及宋代，文学从儒、玄、史学中独立出来，表明它的发展臻于成熟。沈约“四声八病”说和齐代“永明体”，旨在把文学当作专门的学问来

研究，而更多的人，则可以把它作为专门的艺术来欣赏。《玉台新咏序》提到宫中妇女“优游少托，寂寞多闲”，“无怡神于暇景，惟属意于新诗”。所谓“属意于新诗”，就是指宫中妇女把诗歌当作专门的文学艺术来欣赏。通过欣赏诗歌，既可陶冶情操，又能娱乐闲暇。《玉台新咏》所收，多为男女情诗，这是与当时诗歌敢于描写真性情的文学风尚相适应的。唯其有真性情，才能以情动情。徐陵编《玉台新咏》，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。所谓“永对玩于书帷，长循环于纤手”，并非仅仅停留于“对玩”“循环”的字面意义，它旨在欣赏诗歌，陶冶情操。因此，徐陵才称是书的作用“因胜西蜀豪家，托情穷于鲁殿；东储甲观，流咏止于洞箫”<sup>③</sup>，盖指此集具有的“欣赏”和“陶冶”作用，比起人们整天沉溺于吟诵铺陈“飞动之势”<sup>④</sup>的“显物”<sup>⑤</sup>之作《鲁灵光殿赋》和“穷变于声貌”<sup>⑥</sup>的《洞箫赋》来，要有意义得多。其次，宋齐以来，成熟了的文学进入了一个总结性的时代，从萧统《文选》到钟嵘《诗品》、刘勰《文心雕龙》，无不标志着文学在自觉地集往古之大成，发未来之开端。《玉台新咏》作为诗歌专集，也是应这个总结性的文学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，这是它成书的社会原因，也是它出世的必然性。

《玉台新咏》在我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实在是值得注意的。首先，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妇女为表现对象的诗歌专集。其《序》言此集为“艳歌”，胡应麟称之“但辑闺房一体”<sup>⑦</sup>，纪容舒视其“皆裙裾脂粉之词，可备艳体之用。其非艳体而见收者，亦必篇中字句有涉闺帏。”<sup>⑧</sup>入选的诗，从不同角度，描写了不同社会阶层妇女的思想感情、生活面貌。其中绝大部分作品，表现了作者对于妇女忠贞爱情的歌颂，对妇女不幸遭遇的同情。在那个仅把妇女当作传宗接代的工

具和侍奉男子的玩物的封建社会里，徐陵敢于将表现妇女情感的清新诗作汇编成集，流传后世，这真是难能可贵了。他在文学史上开创了妇女爱情诗歌专集的前例，为后世同类诗集导乎先路，这自然有其进步的作用。

其次，《玉台新咏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西汉诗歌到梁代“宫体诗”这六百年间我国诗歌发展变化的过程。此时期诗歌语言由古朴渐尚华丽，且渐重对偶、用事，声韵渐趋和谐，五言诗体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，七言诗有了进一步发展。这些都为唐代诗歌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而《玉台新咏》则为我们粗略地展示了这一时期诗歌发展的面貌，它对于今天研究那个时期的诗歌历史，有着不可或少的重要意义。

再次，是集成书较早，可以考较齐梁以前诗歌之异同得失。《四库全书总目·集部·总集类一》说：“其中如曹植《弃妇篇》、庾信《七夕诗》，今本集皆失载，据此可补阙佚。又如冯惟纳《诗纪》载《苏伯玉妻盘中诗》作汉人，据此知为晋代。梅鼎祚《诗乘》载《苏武妻答外诗》，据此知为魏文帝作，古诗《西北有高楼》等九首，《文选》无名氏，据此知为枚乘作。《饮马长城窟行》，《文选》亦无名氏，据此知为蔡邕作。其有资考证者亦不一。”所谓枚乘、蔡邕之说，固难尽信，而言其可补《文选》阙佚，则不为无据了。《文镜秘府论·集论》亦言王融《古意》二首，《文选》“弃而不纪”，却为《玉台新咏》所收。吴兆宜《玉台新咏笺注序》称：“孝穆所选诗凡八百七十章，其入昭明选者六十有九”，可见其于齐梁以前的诗歌，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。特别值得称道的：我国第一部具有悲剧意义的爱情长诗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》竟是靠《玉台新咏》才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，成为古往今来多少人为之动情的千古绝唱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徐陵编《玉台新咏》的文学眼

光，确乎是比较高的。

### 注释：

- ①《南史·文学传序》
- ②《南史·梁本纪》
- ③《隋书·经籍志》
- ④《大唐新语》卷三
- ⑤《北史·文苑传序》
- ⑥《隋书·经籍志》
- ⑦《梁书·简文帝纪》
- ⑧《南史·梁本纪》
- ⑨《北史·文苑传序》
- ⑩此据逯钦立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统计，下同。
- ⑪《梁书·武帝纪》：“（普通二年）七月丁酉，假大匠卿裴邃节，督众军北讨。”“（普通五年六月）以员外散骑常侍元树为平北将军，率众北伐。”“（普通六年五月）遣中护军夏侯夔督寿阳诸军事，北伐。”“（中大通元年四月）癸巳，陈庆之攻魏梁城，拔之。”《魏书·肃宗纪》：“（梁普通四年）十有二月，萧衍遣将寇边。”
- ⑫《梁书·武帝纪》：“（普通六年）安北将军萧纲遣长史柳津破魏乡郡，司马董当门破魏晋城。”《梁书·徐擒传》：“大通初，王总戎北伐。”《梁简文帝答徐擒书》：“驱驰五岭，在戎十年，险阻艰难，备更之

矣。”（《艺文类聚》卷二十六）

- ⑬萧纲《陇西行》（其三）
- ⑭萧纲《雁门太守行》（其二）
- ⑮萧纲《陇西行》（其三）
- ⑯徐擒《胡无人行》
- ⑰徐陵《关山月》（其一）
- ⑱萧纲《陇西行》（其二）
- ⑲萧纲《雁门太守行》（其二）
- ⑳《梁书·庾肩吾传》
- ㉑《诗薮·内编》卷四
- ㉒《玉台新咏》（徐乃昌影印明赵均小宛堂复刻宋本），下同。
- ㉓《论语·八佾》
- ㉔《毛诗序》
- ㉕《礼记·经解》
- ㉖《玉台新咏考异序》
- ㉗《六朝文洁笺注》卷八
- ㉘鲁迅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“题未定”草六》
- ㉙《文史知识》一九八四年一期
- ㉚《玉台新咏序》
- ㉛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
- ㉜王延寿《鲁灵光殿赋》（李善注《文选》卷十一）
- ㉝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
- ㉞《诗薮·外编》卷二
- ㉟《玉台新咏考异》卷六

### （上接第17页）

- ⑦参拙作《天问里的宇宙模式》，《中国哲学史文集》（《哲学研究》编辑部编）
- ⑧闻一多《古典新义·离骚解诂》。
- ⑨参拙作《楚辞神话地名杂考·悬圃与天池景观》，《华南师大学报》1982年第4期。
- ⑩参拙作《屈赋英华·屈原作品里昆仑形象之分析》，《文艺论丛》第9辑。又《昆仑祁连说补证》，《西北史地》1984年第2期。
- ⑪顾颉刚《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79年第2辑。
- ⑫金开诚《离骚‘周游三日’辨》，《楚辞研究》，《北方论丛》丛书第3辑。

- ⑬参拙作《马王堆帛画与楚辞·月御纤阿》及《应龙》节，《浙江师院学报》1980年第2期。
- ⑭参拙作《楚辞神话地名杂考·白水和冰山》，《华南师院学报》1982年第4期。
- ⑮参拙作《九河之神及其妻洛嫫》，《郑州大学学报》1980年第3期。
- ⑯参闻一多《古典新义·离骚解诂》，姜亮夫《屈原赋校注》。
- ⑰参拙作《示·王·皇》，《辽宁大学学报》1980年第2期。
- ⑱参拙作《楚辞神话地名杂考·流沙与沙暴》，《华南师大学报》1983年第2期。